



(上接9月7日A14版)

爹插话:我没让她伺候我们,你哥死后,都是我伺候她,我做给她吃,做给她喝,啥活儿都不让她干。

这时周天杰从郑宝兰的卧室门口经过,手里拎着两只刚从菜园里拔出来的青萝卜,萝卜上头带着缨子,下头尾巴处带着泥。他躲着眼,没往卧室看,很快从门口走了过去。

郑宝兰接着说:别说你做给她吃,做给她喝,你给她倒洗脚水都是白搭,都笼不住她。有我哥在的时候,哪怕我哥让她提尿罐子呢,她乐意,不让她提她还着急呢!人在人情在,人不在了,啥事都得另说。你说不想让褚国芳带走小云,这话恐怕也说不过去。小云是你的孙女不假,可小云还是褚国芳的女儿呢。要说亲,褚国芳对小云更亲,因为小云是她亲生的亲骨肉。不信你问问小云,她跟谁最亲,她肯定说跟她妈最亲。不信你再问问小云,她愿意跟谁走,她肯定愿意跟她妈走。这是从血缘上说的,小云的血管里流着褚国芳的血,她们娘儿俩的心是相通的,相连的。从法律上讲呢,褚国芳是小云的第一监护人,只要褚国芳抱着小云不撒手,谁把小云都要不走。这两点你和我娘都要弄清楚,不要糊里糊涂,只想自己,不想别人。还有抚恤金的问题,你们也不能老在手里攥着。你们得知道,我哥是你们的儿子,也是褚国芳的丈夫。我哥没有了,矿上发的抚恤金所抚恤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褚国芳,然后才是你们。要是褚国芳不走,不提出分抚恤金,你们把抚恤金攥着也就攥着。现在褚国芳要改嫁,提出要

分走一部分抚恤金,你们就得分给人家,至少分给人家一半。

那,她要是分走抚恤金,不是便宜别的男人了嘛!

她爱便宜谁,是她的事,你就管不着了。

当初说好的,这笔钱谁都不动,等到小云长大上学的时候才用,褚国芳也是同意的,她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!

你不要老说当初,当初是当初,现在是现在,春天是春天,秋天是秋天,春天树发芽儿,秋天树落叶。当初我哥还活着呢,我嫂子成天唱着过,屁事都没有。现在我哥不是没有了嘛,褚国芳不是要走了嘛,你们老攥着人家应得的那一部分钱算怎么回事!郑宝兰这样说着,差点和她自己应得那一部分抚恤金串了筋。他们家的情况和娘家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,得到抚恤金后,他们的心情还悲痛着,谁都不敢动那笔钱。于是由公爹周天杰提议,全家人商定,要把那笔钱存起来,存成定期,等小来长大上学的时候和娶亲的时候再用。存钱的折子刚拿回来时,公爹让她看了一眼,随后,公爹就把折子收了起来。打那以后,她再也没见过存款折子长什么样,如同再也没见到周启帆一样。存款折子



酒喝干了,他没提褚国芳的事,说的是郑宝兰。他说:我家宝兰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啊!

什么什么,郑宝兰嫁到周家这么多年,早就成了周家的儿媳,成了周家孙子的妈妈,怎么又变成了“我家宝兰”了呢!“苦命”怎么着,不“苦命”又怎么着。天底下的人大都是“苦命”,甜命的人能有多少人呢!郑宝兰在他家是“苦命”,难道换个地方就成甜命了!周天杰危机感顿生,还有些烦躁,和人打架的心都有。

老太太听见客厅里有人说话,头发梳得光光的,拄着拐棍从自己住的小屋里走了出来。她看见了郑海生,但没认出郑海生是谁,她问:是照相的来了吗?

哪有照相的,你成天就记着照相,照相!回去吧,饭还没做好,饭做好了叫你。周天杰挑挑手梢儿,让老太太回到她的小屋去。

老太太看着郑海生,仿佛在问:照相的没来,这个人是谁呢?

周天杰说:这是启帆他岳父,你怎么连启帆他岳父都不认识了!

噢,是启帆他岳父。那,启帆呢,启帆回来了吗?

我都跟你说过一万遍了,启帆到外国学习去了,你怎么老也记不住,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记性。

这孩子,学啥习呢,一去这么长时间。再

肯定在公爹手里,至于公爹把折子放在哪里了,不但她不知道,恐怕连家里的老眼和菜园里的黄鼠狼也不知道。

爹说:反正存款的折子在你娘随身穿的衬裤口袋缝着,你娘连睡觉做梦时手都在口袋上摸着。你娘说了,存款折子是拿她儿子的命换来的,存款折子就是她儿子的命,也是她的命。谁想拿走存款折子,除了先要了她的命。

人得讲理,不能动不动拿命吓唬人。你不给人家钱,到时候人家把你们往法院里一告,你们准得输官司。那就不是光丢钱的事了,恐怕还得丢人。

依你这样说,那就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吗?我找你,是想让你去劝劝你嫂子,看看她能不能不走。

我去劝她,谁来劝我呢!我看你们一点儿都不操我的心了,我真成了你们泼出去的水了。伤心如潮,潮水突然之间就打上了来。伤心的潮水打到郑宝兰的喉咙那里,她的喉咙有些哽咽。潮水扑上郑宝兰的眼睛,她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

见女儿伤心落泪,爹好像突然之间才明白过来,女儿也是死了丈夫,跟褚国芳面临的是一样的痛苦,同样的难处。只因

不回来,就看不见他奶奶了。老太太没有回自己的小屋,走到饭桌前坐下了。她看见了桌上放的酒瓶和酒盅,说噢,喝酒,我好长时间没喝酒了,给我也倒一盅。

酒桌上只有两个酒盅,郑海生赶快把自己面前的酒盅端到老太太跟前,叫着大娘,让大娘喝。

老太太的手颤巍巍的,刚要去摸酒盅,周天杰手快,抢先把手盅端起来,重新放回郑海生面前。

郑海生看出来,周天杰对老人有些不耐烦。老人老有理,周天杰这样对待一个80多岁的老人是蛮横的,过分的。郑海生想起来,自己的母亲在年纪大的时候,他对母亲也有些不耐烦,也吵过母亲。母亲死后,他非常懊悔,觉得对不起母亲。他想过回头来孝敬母亲,母亲已经不在。因自己的教训在前,他一看见别人的母亲,就想起自己的母亲,对别人的母亲格外怜惜。他说:天杰哥,大娘想喝酒就让她喝吧。大娘这么大岁数了,她还能喝几口呢!

不行,她不喝酒都糊涂得一塌糊涂了,要是再喝两盅酒,酒水进到脑子里,不知会糊涂到什么程度!周天杰说得斩钉截铁,两眼盯着郑海生,似乎把郑海生也捎带上了。

也许真的是两盅酒在郑海生体内发挥了作用,郑海生的犟劲儿也上来了,他要为

为女儿从来没在他面前叫过苦,从没有提过改嫁的事,他就把女儿的痛苦忽略了,以为女儿从没有起过改嫁的心。还因为他深陷于自家的难处里不能自拔,就无暇顾及女儿的难处。他有时甚至误认为女儿的家庭还是健全的家庭,女儿过的日子还是正常的日子。他有些愧悔,也有些自责,觉得自己真不是一个好父亲啊,真是一个混蛋啊,真对不起女儿啊!他的鼻子一酸,眼角也湿了。

卤猪杂和凉菜端上桌,老吴让周天杰和亲家先喝着。家里的女眷不怎么喝酒,男人喝酒时,女眷和孩子先不上桌,等热菜上来,开始吃饭,全家人再一起吃。周天杰给郑海生面前的酒盅里倒满酒,给自己的酒盅里也倒满酒,端起酒盅说:海生老弟,咱们喝酒。

郑海生没看酒,也没看周天杰,他的眼神是迷蒙的,好像没听见周天杰说的是什么,对周天杰的话没有任何反应。

周天杰只好把酒盅冲郑海生举了举,再次邀郑海生喝酒。

郑海生这次像是听见了,他苦笑了一下,说天杰哥,我不会喝酒。他没有端酒盅。

周天杰不高兴了,说废话,我又不是不了解你,咱哥儿俩又不是没一块儿喝过酒,你在我面前装什么斯文!

斯文,什么斯文!天杰哥,我现在真的不行了,医生说说我血压高,我一喝就头晕。

血压高算个屁,我的血压早就高到云彩眼儿里去了。老弟你要是再装,这酒咱就没法喝了。我问我,我周天杰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吗?

大娘说话,维护大娘的权益,他说:你要是不让大娘喝酒,我也不喝了!他的意思是拿这个话将周天杰一军,让周天杰看在亲家的面子上,退让一步,同意让大娘喝酒。

不料周天杰说:不喝拉倒,不喝吓不住谁,要不喝都不喝,反正我也不想喝了。他大声喊老吴,让老吴上热菜吧,上饭吧。

正在厨房里忙活的老吴隔着屋子问:你们已经喝好了?

周天杰答:喝好了,喝得很好。

别着急,你们再喝点儿。

周天杰不再说话,他肚子里说:喝个屁!

老太太的脑子不好使了,她的耳朵还不聋,眼睛还不瞎。别人说的话,她都听见了,儿子从她面前把酒盅端走,她也看见了,她似乎明白了一点,她老了,不中用了,成了多余的人了。人到多余,该死就死,她怎么还不死呢!她站起来了,慢慢向自己的小屋走去,一边,一边呻吟。

(未完待续,请关注9月9日A14版)

